



信手插芦花满田

芦田村村口水塘与远处的祠堂。王新圆 摄

1 半亩方塘一鉴开

芦田村人多半姓王，传说是琅琊王氏的支系。据村里代代相传的《王氏宗谱》记载，芦田王氏先祖是唐代银青光禄大夫王敬妃五世孙，五代十国时期的王奕。

据说，这位先人某日从奉化到上虞乾溪扫墓，途经此地，见川媚泉香、土厚林茂，心生喜欢，便随手插芦于田定宅，此后村内芦竹苍苍，田宅秩秩，渐次发展成一处世外桃源。

芦田村位于余姚、嵊州、上虞交界处，历史上长期属于嵊县，1960年划归余姚县四明山区。入村通衢处，有五个大字“芦田状元村”。芦田历史上并未出过状元，不过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，相继走出了160余名大学生，其中三名出国留学成了博士，对山村来说，也极为难得了。

道左一方水塘，名桥口湖，是村内视野最开阔处，燠阳初照，水平如鉴。微风掠过，吹起一层涟漪，渐渐荡开，确有“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”之感。坝上筑一凉亭，专供游人与村民休憩。凉亭侧，原有一棵600多年的古松，造型秀气挺拔，枯藤老树，牧牛晚归，是芦田村最出“大片”的所在。只是，松树亦不堪年老，前些年枯死后，为免枯枝砸伤亭中休息的旅客，终于在去年9月移去，引来村民和摄影爱好者的一片惋惜。

池北便是芦田文化的象征——王氏祠堂，又名树滋堂，堂名取树德滋养子孙之意，是余姚市文保单位。琅琊王氏子孙在它的荫庇下开枝散叶，绵延不绝。祠堂始建于明景泰年间，清嘉庆年间重建，民国十五年（1926）重修，是姚南地区历史悠久、保存较完整的祠堂之一。

王氏祠堂由前楼、大厅、戏台及东西看楼组成。大厅明间及戏台全部采用石柱，石柱上均镌有楹联，“树植幽庭浮古翠，笙吹远峤度仙风”，是为古祠写照。另外戏台与大厅之间有卷棚连接，这种设置在余姚古戏台中十分少见。

树滋堂一度是芦田小学之所在，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。如今，东西看楼做了文史陈列，村庄沿革皆可从中找寻。

2 《今生今世》里的故事

胡兰成有本著名的自传体散文集《今生今世》，开篇描述了他的老家胡村。

不多几行，便有一段：“下王再进去三十里是芦田村，在山冈上，那里已是四明山，因有竹木桑茶之饶，亦出财主人家，那家与我家倒是亲戚。芦田王家的小姐名叫杏花，她到杭州读书，轿子经过我家门前大路上，在路亭里歇下，我那时幼小，只会看看她，大家女子新打扮，我亦心里爱意。不止我如此，凡是胡村人看着她皆有这种欢喜，竟是阶级意识全无，他们倒亦并非羡慕或起浪漫想头，却因世上何处有富贵荣华，只好比平畴远畎有桃花林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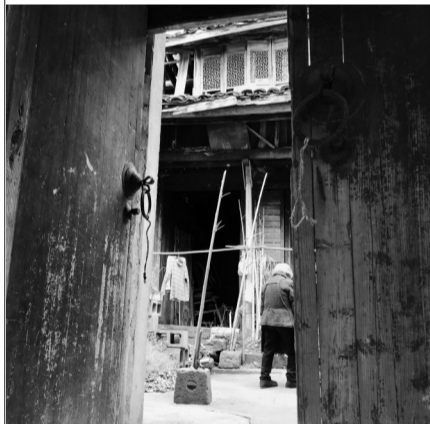
出于好奇，芦田村青年人王新圆还真向长辈询问过这位“胡兰成的亲戚”，甚至还找到了这位“王家小姐”居住过的台

随着四明山花遍开，寂静了一冬的“最美公路”浒溪线恢复了忙碌。

从余姚市区出发一路向南，四明湖波影摇荡，梁弄大糕的香味又飘进了车窗，让贤村油菜花梯田蜂蝶飞舞，羊额岭观景台人流不息。

四明山镇农业农村办主任戚炯熟练地打着方向盘，这条景观路是他的上班路。一年半前，戚炯兼任新职，四明山镇芦田村党支部书记。作为山村书记，戚炯自然希望芦田越来越知名，引来更多游客。但同时，进山两个小时的车程毕竟如屏障，隔绝了一部分人间烟火，为芦田保留下一份难得的静谧。

方池、祠堂、台门、古井，在戚炯与当地爱好挖掘村史的青年王新圆联合介绍下，关于芦田村的古今故事徐徐展开。



王家老宅。顾嘉懿 摄

门。只是住在其中的老人已年长，对前代记忆不甚清楚，说不出更多内容。

粗略看，位于芦田村100-102号的此处王家老宅仍具规模，门楼前设七级石阶，主楼硬山重檐，明间有六扇花格门，雕刻精细，图案丰富。只是前年，主楼西首两间梁架倾落，主人无力维修，只能任其荒废。不过整个院落格局尚在，几扇花格虽落尘埃，也能彰显繁华。

事实上，芦田村类似这样的台门还有多处，最有名的一处称“王氏洋房”，由台门、前院、主楼、后楼组成。新中国成立前，此宅曾是芦山乡伪乡长的老宅，后作乡公所驻地。目前是芦田村的老年活动室。

“王氏洋房”的台门为圆顶石库门，上置坡顶。外侧设抱鼓石，左侧浮雕兰花，右侧浮雕梅花，周绕卷草纹，自带清雅之气。两侧山墙为双马头墙，山墙及后墙窗洞上有砖砌窗罩。作为民国建筑保留较完整的一处，此宅以中式建筑为主体，装饰却露出西式风情。西风东渐下，如此偏远的山区也有包容世界的气象，殊为难得。

《今生今世》里还有一篇讲浙东罗隐传说的文字也提到芦田。说是唐人罗隐到过芦田，因恨毒他叔父，说“罗隐芦田宿，蚊虫去叮叔”，蚊虫听错了去叮竹，所以毛竹山里蚊虫多。这大概是真正的“附会”了，且不论唐代芦田是否有人居住，山里人自己讨厌蚊虫，就拉罗隐垫背，也是很冤枉了。



新房留出一角给古井，造型别致。顾嘉懿 摄



王氏洋房后墙窗洞上的砖砌窗罩有西式风情。顾嘉懿 摄

3 屋下一口井，涌泉到如今

除了古祠、古宅，芦田村的古井也不得不提。

芦田村有水井十余口，形态不同，深浅各异。虽说上世纪80年代早已安装了自来水，可附近村民仍喜欢到井边取水，习惯成自然。

树滋堂东有一口井，终年不涸，不时有汨汨细流涌出，水清而甘，是芦田村世代村民的生活用水。井壁青石赤岩相交，苍苔郁郁葱葱，露出厚重的沧桑感。井旁有不知名的绿色植物点缀其间，影子倒映水中，为这清泉增添了不少生机。

王新圆曾读到，这口井曾是王氏祠堂的“地标”，“井下一秧田，田中有祠”是王氏家庙最初的形容。如今，秧针出青苗的场面是看不到了，不过古祠古井都留了下来。

芦田还有一口井也别有趣味，因其位置在一户人家“家里”。更确切地说，是在“屋下”。就今貌而言，井上人家完全可以在盖新房时把这口井堵上，可偏偏留了一角出来，累石叠台为这口井隔出一个独立空间。井边水痕明显，显然刚有人用过。

王新圆听老人说，如果说芦田有个龙头，龙的两只眼睛分别化作两口井，恰巧都在人“家里”。其中一户人家改新房时把“眼睛”堵上了。而今，芦田村便只有这一口屋下井，清澈见底，作为村民日常饮用水的“取水点”，成为独特一景。

今日的芦田村，耕田不多，村民多以花木生意为生，村口大片梯田学着四明山东首的样子种了红枫、樱花。如今正是早樱盛开的季节，将古村映照得十分绚丽。戚炯说，等再过两周，晚樱满开，深山古村或许会更加美丽。 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熊银海